

黑暗与爱
回忆母亲，其实是回忆那些堆积在我内心的黑暗和爱。母亲在长江边捡垃圾的形象，她没有表情的脸，一双因风吹眼角含泪的眼睛，一直在我眼前。我一直后悔，在我长大后，没有一次紧紧地拥抱着她，现在我想，如果那样做，我此刻的痛会弱一点儿，起码我会想到，我可以和她一起抱着她内心的黑暗。

母亲与我，我与女儿

虹影

母亲模型

对母亲的误解和叛逆，那种心碎，彼此错失一次次机会，到母亲最后离世，酿成我永不可饶恕的后悔。人对母亲的复杂情感，都不同，孩子抵触母亲，当母亲教育你时，唠唠叨叨，你嫌母亲烦。对一个你不爱的人，你不会对她叛逆，并不让她难堪，对她客客气气。反之，那个人就是你绝对在意的人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

母亲给予你生命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做好做坏，都想引起她的注意，从很小开始，孩子效仿母亲，包括我们的性格都是母亲定下来的，我们不断地在反抗她，其实还是在步母亲的后尘。就像心理学中的母亲模型，你一生的努力都在印证你母亲给你指定的那条路。

期待女儿快乐
我只期待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在遇到她之前我曾经是多么不快乐。我有那样的艰苦童年，跟姐姐们挤一张床，共用一双雨靴，经常吃不饱，被人欺负，守着父亲要三元一学期的学费，为节省电费，做作业只能在昏暗的街灯下，我只能穿姐姐们的旧衣，满怀期待做抬工的母亲周末回家。

女儿和我不一样，她有父母的关爱，她不必担心饥饱寒暖，我希望她健康幸福，如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；我之所以为她写书，是要她明白世界的多面性，那人性的复杂可怕，这点不同于天底下所有的母亲。我要告诉她，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，生活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会总是胜利者，而一旦成了一个失败者，你也要重新开始。每个人都会面临被世界打得粉碎的时候，她要学会做好准备。

我就像一艘船一样带着她行驶。我们看沿途的景色，一起读书。这一路上她见到的、不明白的，我们都会进行交流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不在这船上或是我离开了，她可以继续朝前行驶。

也说鲁迅先生的书法

青少年时，上海某先生笑语：“那次鲁迅先生在书写‘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’对联，挥毫写到‘牛’，因其肺疾咳嗽，握笔之手顿然为之抖，‘牛’字一竖也成了飞动弯曲状，甚是美得自然。”说得如其亲见。

我本一直以为是真的，但后来通过作品集阅读了大量的鲁迅墨迹后，发现他还书有此诗“自嘲”的完整版，系行书，其中的“牛”字末笔也作抖擞之状，方才哑然失笑，这其实是鲁迅先生的一种笔趣追求，并非那个咳嗽趣事的传说。

鲁迅先生的“鲁迅体”曾一度风行于世，至今仍喜欢的读者。此种书法的形成，自然也离不开清末民初碑学运动的影响。鲁迅先生自青年起即求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，章先生为周氏昆仲讲《说文解字》和金石学，初步形成了鲁迅未来的金石书法观。到了北京后的鲁迅先生又与吴昌硕的大弟子陈师曾先生相友善，陈氏为碑学“南风北渐”的引领者，他们常在一起研讨金石碑拓为乐，陈还曾为鲁迅刻“会稽周氏收藏”等数印，高古朴质，耐看至极。鲁迅闲时，喜流连于琉璃厂搜求碑拓。其在1916年4月2日有记：“午后往留黎厂买《韩仁铭》一枚……又《受禅表》《孙夫人碑》《根法师碑》各一枚，二元。”各种碑拓长年累月竟积有数千之巨。

虽然没有墨迹以证鲁迅临摹过他收藏的汉魏碑拓，但收藏者的主因总是离不开喜欢，尤其是汉魏碑刻的拙朴稚态与古意趣味，这对于鲁迅后来的那种拙趣书法的形成极为重要。

早期的北碑追慕者们，即使高举“兴碑”旗手如康有为者，仍多沿以帖学的圆笔起承。于右任更是提出“碑入帖出”说。这些碑帖结合的主张，风气所至，鲁迅自然也在其中。

由于鲁迅先生在文学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，对古碑拓书刻多作赏读神会，故而其书之妙在神合，而不在专攻一家一派，这正是鲁迅先生书法的高明之处。而先生拈笔作信札，小字尤为韵味天成。其书之短在用笔上少作平入逆出式的顿挫，也无心多在章法结构上作奇正布置，信笔作条幅，自成天趣，故而成功之作属偶得，而立轴之作精粗不等等也是实情。

鲁迅书风的审美从总体而言，比较倾向欣赏蕴藉与“和雅”，而厌于“圭角”，这似乎是古今大多文人的审美态度。对于“圭角”，我以为恰是金石碑学中生命张力的重要部分。于此，我们自不必苛求鲁迅先生或其他文人在审美方面的全能，自然也不能以其个人的审美观，来臧否自清末民初以及今人在金石碑学的探索之功。

鲁迅先生的墨迹所达至的境界，当是文人书法中最具汉魏碑学意味的书法家，这些碑意的注入，大大丰富了文人书法的单一性，同时对碑学书法的文人化拓展，当极具启示，而且是长远的。



草亭散曲

王养浩



一
金风薄云夕阳，碧湖丹桂飘香。谁言芳踪迟？月朗醉迷芬芳。踉跄，踉跄，归途不辨方向。

二
看否，看否，枫叶遍布枝头。天高气淡鸟啾，林间白首竞走。竞走，竞走，衰柳枯叶莫愁。

三
飘飘洒洒漫天白，北国飞雪来。秋尽冬上，山川银装，妖娆分外。翠柏傲雪，红梅映彩，举目开怀。挥毫吟诗，围炉杯盏，春花如海。



阳光·女兵 (油画) 雷洪连

轨交5号线通向闵行开发区终点站。下午两三点，人少，车空。穿白色卫衣、梳着马尾辫的年轻妈妈抱着几个月大的男婴，手臂处挂着一个手袋。进得车厢，在我边上的空座上坐下。男婴出奇地乖，不声不响，一双澄澈的眼睛，安静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他仿佛知道母亲一路奔波的辛苦，坐在她怀中，姿势动也不动。妈妈只有20岁出头的样子。几站过后，母子俩下车了。这一幕，非常感动我。

我曾在城乡接合部的地铁上，看到过许多类似的场景。年轻的妈妈一手抱婴孩，一手拎包包。单独的母子出行图。有时也有一家三口的图景。那时，不禁为母子俩松一口气。碰到拥挤的地铁，总算旁边有人可以帮助一把了。但即使是小两口同行，抱孩子的，一定是女性。

我曾在去浙江的动车上，看到最感慨的一幕：年轻的妈妈右手抱婴孩，右肩背着包包，左手还推着硕大的行李箱。好在，好心人总是有的，一路上有男士帮助她在车厢中安置好行李箱。她这样才能安心入座。她可能并非第一次这样出门，可能知道

那是最好的户型了。后楼是差不多10平方米左右的一小间，住户常常变。我只记得有一对年轻夫妇住过。印象最深的当数亭子间了，很小，在楼梯底下，夹在前厅和灶披间之间。和楼上后楼相比，不光面积小，更没有光线，密不透风，白天也是伸手

不见五指，必须开灯。当时住着孤寡老人马奶奶。马奶奶经常推着一辆四轮小车子，上面是一桶黄灿灿香喷喷的酸菜，在弄堂高低不平的石岗路上咿里咿当经过。小时候好奇，上楼时偶尔会在马奶奶门口张望一下。马奶奶很和气，总会客气地打声招呼。后来不知怎么不见了，据说老了回乡下亲戚家去了，不禁令人唏嘘。

我家前楼窗前置放的八仙桌紧靠我爷爷的床，没事的时候喜欢坐在窗上看楼下风景。窗下右边前方是一块空地，空地边上有一堵墙，墙的那边听说是曾经的租界，房屋的风格和我们这边不同，有三四层高，而且高低不一。最高层那家，房子有点特别，类似楼顶上外加一个亭子，有个男人常常侧坐在窗上看什么东西，远远的，影影绰绰，不免引人遐想。后来，墙给拆了，空地一下子成了交通的“三岔口”，风景也就来了。人来人往，有点小热闹起来。一到下雨天，雨水不紧不慢打在地面上，打在对面一排人家的房檐上，打在右前方的那片空地上，积水处泛起一个一个小水泡，打着伞的男男女女从楼下经过，只看见伞顶看不见人，是一道难以忘怀的风景线。

姐姐偶尔从楼下经过，我便会高声喊叫，姐姐总是仰起脸笑笑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来往行人会更多些。有脚步匆匆的年轻男女，也有步履蹒跚的老人。我爷爷退休后是居委会干部，常常听见他在楼下和人大声说话。有时明显感觉有人有什么不满，我爷爷在做解释，这时就会莫名担心爷爷会不会和人吵

一路上会得到照顾，所以才敢这样勇敢前行。

20多岁的年轻妈妈，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大女孩，大城市里许多这样年龄的女孩，即使上了班，日常起居照样有父母伺候。

年轻的妈妈们

施蕾

结婚，生个娃，在人生的算计簿上，是要就输赢得失反复盘算的。

可是，一个个新的生命，就在那些信仰简单、无畏吃苦的乡村母亲的努力下出生并成长。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他们是多么感恩母亲将他们带到这世界来。

在地铁里，见得多的，是退休的爷爷奶奶辈带着孩子。一个调皮的娃，也必须出动两人以上的劳动力。

曾在一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节：在异国，年轻的妈妈在被丈夫抛弃无依无靠之后，为了饥饿的5岁女儿，去偷店里的蛋糕，结果坐牢。成为母亲，意味着无边

书。暑假里，通常早饭后会急急地往这儿赶，挑好自己想看的书，然后往小板凳上一坐，整个世界就全是你的了。除了书里的故事，几乎一切都不存在，汽车的喇叭声，街上的嘈杂声，什么声都听不见。那时零用钱少，看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，恨不得全看个够，但不得已还得挑着来。中午时分，人愈来愈少了，只好放下手中的书，依依不舍回家，盼着下午再来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一切，早已不复存在。但在我的脑海里却总是那么地清晰。长寿路已是上海新的繁华街区，而梅芳里在上海版图上早已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现代化高楼大厦，叫亚新生活广场。

人的一生，千奇百怪；颠沛流离，奔走劳碌；世事沧桑，变化莫测。但孩童时期形成的一些印象和记忆，却总是那么深入骨髓，伴你终生。

2000年代中期，在人民网工作期间，出差上海。偶得闲暇，一定要去梅芳里看看。面对现代化高楼大厦，一时间除了尚有一点点兴奋，过去那种从心底深处闪出的无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。

偶然，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好消息，说梅芳里居民社区委员会恢复了。把这段文字抄录于此：“长寿路梅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于1951年6月8日，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居民委员会。它的建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保甲制度，标志着基层民主自治正式走上历史舞台，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制度重要转折点。……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梅芳里居委会的管辖范围因旧城改造、动拆迁，撤销了梅芳里居民委员会。长寿路街道办事处考虑到梅芳里居委会名称的历史价值和意义，在原梅芳里居委会管辖范围的区域内，又恢复了长寿路街道梅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。”

此居委会显然已非彼居委会，但它重新出现和存在，对曾经的梅芳里居民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慰藉。

你注意过没有？——像姐姐一样的母亲，与婴孩在一起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母亲越亲近，他们会越骄傲。感动我的，是神秘的人伦；感动我的，是年轻母亲们的无私无畏。

是个什么节日，我在市中心商场购了物，又买了花，手里七七八八，走进轨交1号线。停站时，人没站稳，竟至摔倒在。手里的袋子也四散开。马上，身边有时髦的姑娘弯腰扶起我，并帮我捡来掉下的包包。还没来得及说谢谢，地铁启动，又一个趔趄摔倒。另一边，也有一个时髦的姑娘迅速扶起我，并没有为自己渐进老态、腿脚不灵哀叹，在心里这样讥讽自己：扶我而起的时髦姑娘们，或许就是我批评的不肯轻易结婚不肯轻易生育的姑娘们。

明起请看一组《照片背后的故事》，责编：杨晓晖。

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：杨晓晖

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：杨晓晖

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：杨晓晖

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：杨晓晖